

# 明清時期章回小說選讀：

## 問題與方法

### 第五講：

### 《儒林外史》



### 第 1—20 回（一）

授課教師：白先勇文學講座 商偉 教授



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創用 CC「姓名標示—非商業性—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 3.0 版授權釋出】

◎這部小說的楔子是從這個金聖歎腰斬《水滸傳》的版本裡頭出來的，一般情況來講，它和小說的主體部分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有相當的距離，游離於小說的主體之外，空間上，第一回寫諸暨縣的王冕，第二回寫山東，第三回馬上寫到廣東去了，可見小說描寫有個廣闊的地圖；時間上，王冕還在元末明初，第二回開始，變成了明代的成化年間。《儒林外史》從結構上來講是模仿的《水滸傳》來的，小說三十七回出現泰伯禮，與金聖歎 120 回本《水滸傳》中，七十回忠義廳聚義，形成一個對應關係，並且最後一回，要有一個名單，他們死後都進了冥榜，成了翰林院學士等等，也是從《水滸傳》的框架裡出來的，當然在此之前，長篇小說已經形成了一些慣例，包括《封神榜》等等，它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框架，所以這部小說從結構來講，是一個設計小說，它是有一個總體框架的。但是，如果考慮它的寫作過程及其調整，納麼，它是一個成長型小說，也就是說它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，它在小說的二十幾回到三十幾回開始就不斷地以他生活中的原型，包括他本人經歷、文人筆記裡的逸事、傳聞，都納入敘述，來創造小說的人物，如馬純上就是馮粹中，如此明白的告訴讀者，毫不隱瞞小說人物的原型，他花了前後二十多年的時間寫作，且不斷地回頭修改，加以補充，一直到他 1752 年，去世前兩年，還在增訂，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現象，在中外小說史上，這樣寫小說的人並不多，所以這部小說從這幾個方面來看都非常特殊，因為它，在真正意義上經歷了文人化的洗禮，不僅是以文人創作，更在於它含有自傳因素的以文人的生活、以他們關注的問題，與他們不斷思考、掙扎的人生安身立命問題，還有禮的問題，這都是十八世紀的初葉、中葉的思想史的核心關注。

◎在第一回的開頭有一首詞，五十六回也有一首，整部小說就是這兩首，《儒林外史》徵引其他材料時，通常不會保留材料的原來形式，而會將其化用到敘述中，把它變成白話的散文體寫作，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，舉例而言，描寫湖邊風景，這裡是透過秦老爹的嘴來介紹的，作者通過他的人物話語來描摩風景，而非習慣的以但見一座好山那樣的詩句替代，這是非常奇特的，在中國的章回小說裡，幾乎是唯一的一個例子。又如王冕寫那湖邊的那帶風景，引起他要畫那個荷花的那段話，「須臾，濃雲密布，一陣大雨過了，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，漸漸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來，照耀得滿湖通紅」完全避免四六文，或七字句，「樹枝上都像是水洗過一般的，尤其綠得可愛」然後就寫到荷花「這個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」這種語言的直截性，它在景物跟人物的觀察之間，沒有隔任何一層語言的障礙，這是《儒林外史》語言的成就之一。再談到此回的主角王冕，王冕是唯一一個逃脫小說反諷語境的人物，因為他在第一回，又是以傳記形式表現(小說裡只有兩個真正用傳記形式來寫的人物，另一個是三十六回的虞

博士)，傳記的一個特點就是，它把人物封閉起來，從他出生一直寫到他當下的這個時間，那麼王冕是一直到他死，封閉了以後，它不允許你從別的角度來看他，以一種權威敘述的形式，他從時間、空間上都完全隔絕出來了，他就是一個相對來講，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，藉以用來衡量小說中的其他的人物。王冕似乎跟後來的人只能形成一個對比的關係，未必盡然，他觀賞荷花時的詩意冥想，硬生生就被打斷了，突然就不知從什麼地方，冒出那麼三個人在那野餐，好像很高雅，可是一開口就完了，想要了解這部小說後面的反諷筆法，必須把這段給讀懂了，就可以看到這是整個小說主體部分的一個預言，這三個人的說話的方式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，他們對於那麼荒謬的場景，卻津津樂道、樂此不疲，這些人物都在那兒不斷攀比、自誇、杜撰，這一段就是後來小說的一個預演，所以這個並不是完全跟小說的後面完全無關，而且更重要是，它有兩個模式：其一，引一個像王冕這樣的詩人，他的詩意冥想，被這三個人莫名其妙的議論給打斷，象徵這種詩意的冥想，永遠處在被打斷的危險當中，這是整個小說的一個模式。第二，就是逃避，你要隱，你總是要逃，你不斷的要逃避各種誘惑，各種的網絡隨時把你給牽扯進去，所以王冕畫了梅花以後就麻煩了，縣令想找他，其它人也想找他，他就拼命的躲，在此建立的一個模式就是，以一個文人，如何在這樣的社會裡，為自己建立一個另類空間，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獨立性的問題。

◎我們不能以為小說就是文學虛構，而作一種純粹文學的解讀，應該要把文學解讀跟與其相關的社會史、仕紳生活史、思想史、甚至法律史的各方面結合起來，如嚴貢生、嚴監生兄弟的案例，關於嚴監生趕著立嗣、趙氏由妾轉為正妻，王德、王仁兄弟在立嗣過程中的立場等一系列問題，雖表面上以禮、以綱常孝道的名義，陳述一套儒家的修辭，可實際上的家產爭奪是六親不認的，這造成表裡言行的徹底脫節，無論是用禮的那套修辭，還是操縱法律的律令格式，來進行這樣一場利益和權力的較量，《儒林外史》確實提供了一個極好且完整的個案，作為社會史的切入點。

◎關於八股取士制度，《儒林外史》裡確實呈現了對勢利、唯利是圖、以成敗論英雄的社會風氣之批判，以范進為例，他原先什麼身分都沒有，更不是鄉紳，所以大家不理睬他，可是他一中舉、得勢了以後，大家態度完全發生變化，范進經歷了一場失心瘋，如同象徵性的死亡，必須如此經歷後，你才能接受這樣一個新的現實，因為你在大家對你回應態度裡，你完全認不出你過去的自己，因為以前這些人不會來找你的，不會是這種態度，所以你必須完全地、徹底地跟昨日的過去決裂以後，你才能擁抱一個新的自我，這個自我完全是被別人創造出來的，是由於這個體制的成功而帶來的，所以〈范進中舉〉通常是用來說明這樣的一個社會心理、社會風氣的一個變化，這樣個人認同的變化，一切都來自於外在，而

他的靈魂內部沒有一個內在核心，能夠保證人格的穩定和延續性，外在世界能夠將人給扭曲，變成另外一個人，這種不斷的自我再造，匡超人的故事就是這樣，他跟誰打交道，他就變成了誰，到最後他把這些所有的人，都變成一個大的集合體，所以叫超人。名和真實的內在世界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跟你實際的自我有沒有關係？內在和外表的這種分離，這種語言和實際的分離，這個斷裂是相當一貫的貫穿小說敘述，而在各領域的表裡分離，也成為反諷的主要動力與來源。

但是，如果換一個角度看，這個范進和周進的故事，他以犧牲人格的完整性為代價，但是他參與了社會流動的重要體制，在過去，沒有家庭背景的支持，他們是不可能一夜之間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但自從八股取士後，他們能瞬間翻身，得到社會地位的升遷和改變，展示了八股取士的另外一個層面。


又八股取士不只是一個制度而已，它連帶著一系列，以這個制度為中心的社會事件、副業，有人拿去掙錢、可以發財、可以謀生、找到工作，如八股文的評選、出版成了巨大的產業，那怕你沒考上，照樣可以成為著名的選家，這個馬純尚就是，他老是失敗，可是他在這個選界還很有名氣，連匡超人這樣的人，都參與到這個產業裡面，而且名字就放在封面上、包吃包住，還拿了酬金。所以這部小說，實際上是不斷地從各個角度來寫八股取士，以及它所衍生的副產品，什麼樣人加入這個產業，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等等，它不僅僅是侷限在體制內，一個跟考試有關制度而已，更代表了當時社會的泛文化現象。

此外，科舉考試只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尤其是考過秀才以後，不用年年考，三年才需要再考，這期間，很多人就在地方官底下編輯書籍，或去學點別的東西，如蒙古文、滿文、各種科學的技術或知識等等，這是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，從考據知識論的發展來看，到了十八世紀中期，文人的知識生活，已經完全超出了八股文取士所要求的知識範圍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，我們不能夠過於簡單的，把這本小說當做一個歷史史料的論述，因為它實際上跟當時文人的精神生活、知識實踐有一定距離。

◎吳敬梓對於考據學的態度，他本人跟禮學是很有關係的，他師承顏李學派之禮學，這個禮學是禮儀的禮、禮樂兵農的禮，吳敬梓周圍的好幾個朋友，也都研究禮學，如程廷祚是以制禮作樂著名。對於禮，顏元認為實踐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你行禮，就達到了目的，不一定要做很多的版本考訂。到了李塉，開始跟考據學家來往非常密切，他發現要作禮，不能不搞清楚你在作什麼禮，根據的經典為何，經典文本的校勘，變成非常重要的課題，在這一點上，他跟他的老師顏元，有很大的分歧。禮的精神體現在物質的形式，這是當時禮學的重要方向，把它的文本考訂跟禮的物質性，非常清楚而緊密的結合，禮必須能夠操作，在由禮和禮器構成的物質的環境裡面來操作才有意義。

◎三十六回寫那個虞博士的那一章，那個是典型的傳記形式，他寫虞博士的誕生，完全是聖人的誕生故事，他的母親先是作了一個夢，然後生下他，他一生下來就叫虞博士，這是傳記的描述，傳記具有封閉性，屏蔽掉其它不同的視角，它是一個類型，作者把他建立了以後，不斷地填充那細節，人物細節不會再成長，所以傳記是以一個人死為起點的書寫，他死了，你就知道這人不會再變了，你開始寫他，他就成為一個類型，那個類型大於個人性，這和匡超人形成非常有趣的對比，匡超人不斷的轉換、變形，提到他這個名字，對他的指稱不斷地在變化，這樣的故事在過去傳統的傳記形式裡，是絕對不能夠包含和成立的。又它這裡面，不斷讓讀者從別的視角來看同一件事、同一個人，表面上看是一個縣太爺，發現了一個農村的孝子，在父親生病的情況下，還要夜裡讀書，一心向學的故事，可是到了匡大那裡，全變了調，作者在設置人物評論時，試圖避免那種二元對立的評論，他永遠有第三種、第四種聲音，每一個評價，多少有一點點真相在裡頭，有的則可能完全是錯的，但是大多數的意見，都多少是有一點根據的，這個是《儒林外史》反諷性的一個基本特徵。

## 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 標示	作者/來源
2	「須臾，濃雲密布，一陣大雨過了，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，漸漸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來，照耀得滿湖通紅」		吳敬梓著，李漢秋輯校《儒林外史匯校匯評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
2	「這個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」		吳敬梓著，李漢秋輯校《儒林外史匯校匯評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